

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彭州文物

PDG

彭州文物

彭州市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彭州市政协编撰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龙敏

副主任：张建国 高 跃 彭 林 陈德友

张登华 包先强 陈 卓 李科德

委 员：李桂英 陈 虹 谢高荣

主 编：江忠俊

副主编：沈洪民

编 委：沈定芳 袁玉泽 侯明生 贺上栋

丁武明

封面题字：龙 敏

封面设计：贺上栋

序

彭州市政协主席 龙敏

彭州素称“蜀中膏腴”之地，地形气候多样，群峰竞秀，碧水争流，井络沃土，物丰富庶。南宋诗人汪元量曾用“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的诗句赞誉彭州。今欣逢盛世，政通人和，百业繁兴。植根彭州沃土，传承积淀深厚文化，更显彭州风姿绰约。

纵观历史，展望未来，日新月异，更使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彭州文物》试图通过展现彭州历史文化遗存，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彭州灿烂的历史文化，进一步认识彭州、热爱彭州、建设彭州。从而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信心，为彭州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彭州文化传承悠远，据考古资料，远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生息在这片土地上，以后“为蜀王柏灌、鱼凫、杜宇所居”之地。秦灭蜀后，是四川最早的置县之地。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几千年来，彭州这片自然与人文景观相互辉映、情景交融的神奇土地，润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彭州人民，造就出彭州独特灿烂的区域文化。

文物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和文化的佐证。新中国建立以来，彭州发掘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窖藏和墓葬文物，犹如镶嵌在彭州历史长卷中的颗颗璀璨明珠，光彩夺目。一代有一代的文化，一代有一代的流行风尚，这些都以文物为载体，对

奔腾流逝的时间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2000年太清乡龙泉村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发掘，将彭州的历史上溯到四千多年。更令人欣慰的是彭州博物馆是全国规模最大、馆藏文物最多的县（市）级博物馆，其窖藏出土文物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美，已成为一大奇观。特别是宋代金银器窖藏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窖”。近年来，彭州部分文物先后赴国内国际参展，受到参观者广泛赞誉，进一步提高了彭州的知名度。

全书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汉代的画像砖，唐代的佛教造像，宋代的金城窑瓷器、金银器，元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器等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彭州出土文物，以金线串珠的方法进行编辑，附以文字说明，尽力做到图文并茂，但难免有遗珠之憾，若能给人一些启迪，则幸甚。

目录

序	3
前言	9
先秦篇	25
先秦时期文物概述	26
一、新石器时期	31
二、商周时期	32
1、1959年竹瓦街青铜器窖藏	32
(1) 青铜容器	32
(2) 青铜兵器	36
2、1980年竹瓦街青铜器窖藏	39
(1) 青铜容器	39
(2) 青铜兵器	41
三、春秋战国时期	44
1、1991年致和乡红瓦村出土的青铜器	44
(1) 青铜容器	44
(2) 青铜兵器	45
2、2003年太清乡龙泉村文化遗址中 出土的青铜器	51
秦·汉·三国篇	52
秦·汉·三国文物概述	53
一、秦朝	56
1、秦“半两”钱范	56

2、秦“半两”钱币	56
二、汉朝	57
1. 方形画像砖	57
(1) 生产劳动	57
(2) 生活娱乐	60
(3) 车马出行	66
(4) 神话	71
(5) 其他	73
2、条形砖	75
(1) 画像砖	75
(2) 钱币纹砖:	77
(3) 文字与纪年砖	79
(4) 图案砖	80
3、钱币	84
4、陶器	85
三、三国蜀汉	86
南北朝·隋·唐篇	87
南北朝·隋·唐文物概述	88
一、天彭镇龙兴寺出土佛教石造像	101
1、南北朝时期	101
2、隋唐时期	107
二、彭州市东南村出土唐代佛教铜造像	115
1、菩萨	115
2、力士	117

三、彭州市九陇镇三昧水唐代佛教摩崖造像	119
两宋篇	121
两宋文物概述	122
一、彭州金城窑瓷器和陶器	124
1、白釉瓷	124
2、白衣陶器	129
二、两宋墓葬陶器	130
1、1972年利安乡二龙村出土的北宋墓葬陶器	130
2、2003年天彭镇爱国村出土的南宋墓葬陶器	131
3、1997年永定乡牌坊沟出土陶器	133
4、2005年天彭镇七里村出土北宋墓葬陶器	134
三、天彭镇西大街发现的金银器窖藏	137
1、金器	137
(1) 器皿	137
(2) 头饰	140
2、银器	143
(1) 碗、杯、盏	143
(2) 壶、注子	151
(3) 盆、盘、托、孟	159
(4) 炉、瓶、座	166
(5) 其他	174
四、1996年天彭镇东南村发现的青铜器窖藏	175
1、青铜甗	175
2、青铜壶	176
3、青铜瓶	178

4、青铜尊	179
5、青铜甗	180
6、青铜盘	180
7、青铜琮	181
五、北宋佛塔	182
 元·明·清·民国篇	185
元明清民国时期文物概述	186
一、瓷器	203
1、桂花镇集仙村出土之元代豆青釉瓷器	203
2、彭县酱园厂出土明代青花瓷器	205
3、通济镇桥楼村出土明代青花瓷器	209
二、丹景山明代石雕刻	211
三、清代银锭窖藏	215
四、宗教建筑	216

前 言

文物是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是文字信史的实证和完善。一个地区的文物，是这个地区历史状况的反映。文物既能展示过去，又能昭示现在，激励人们承先启后，创造更先进的社会文明，谱写更辉煌的历史篇章。

彭州市人文肇早，是比黄河流域文明更早的长江流域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巴蜀文化区的核心区域。

彭州市在四千七百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渡。出土器物证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就生息在这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的大地上。上下五千年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使我彭州成为天宝物华，人文灿烂的奥区重镇。一处处古蜀秦汉唐宋明文化遗址，一件件金银铜铁泥木石所制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积淀深厚、责任重大。为宏扬先进传统文化，激励市民建设家园的热情；为宣传彭州，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彭州建设；为建设文化更繁荣、经济更发达的新彭州，彭州市政协组织编辑了《彭州文物》。

《彭州文物》以历史发展为序，以明晰各历史时期文化特征；以同类或同质文物集中，以突出该历史时期的文物重点；各历史时期篇均有概述，以使读者了解该篇文化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作用和意义；文物尽量用图片，即使是复印、手绘件，并作简要说明，以形象地展示器物的形制、质

地、规格、结构等。这样以期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达到全面了解，重点认识的效果。

《彭州文物》分《先秦篇》、《秦汉三国篇》、《南北朝隋唐篇》、《两宋篇》、《元明清民国篇》五个部分。

《先秦篇》启于新石器晚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化和工具，是磨制石器更细致、实用，精细的骨制饰品和轮制陶器。2003年在我市太清乡龙泉村文化遗址的发掘中，于新石器文化层出土一件石磷、可辨认的圜底釜和其他器物的陶片。同期石器还有，1983年在三邑乡唐家店子新石器聚落遗址，于3.5米深处出土的石凿，1984年在县委机关出土的石磷。这些出土的实物与广汉三星堆绵阳边堆山出土的器物相一致，相当于著名的龙山文化早期。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在彭州市的先秦文化遗址内，会出土更多证明这一时期或更早时期，彭州大地就有人类生息的实物来。

本篇重点是巴蜀青铜器。青铜器作为时代的代表性文化与新石器文化是相衔接的。这一时期的彭州是古蜀文明的核心区域，是古蜀国王鱼凫、杜宇胜出败归的发祥地和故都。

1959年、1979年两次在竹瓦街青龙村文化遗址发现青铜器窖藏，1986年在致和乡明台村发现的木椁墓葬青铜器。1991年在致和乡红瓦村发现的青铜器窖藏，1980年在太清乡龙泉村发现独木棺葬青铜器，2003年在太清乡龙泉村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形成了成都平原最大的青铜器群。这些青铜器反映古蜀国与夏、商、周的关系和春秋战国时期与周边诸侯国的关系，更反映了这一时期古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冶炼、铸造的工艺和技术。

这些青铜器主要为容器和兵器。也有香熏、釜铃、带钩

等其他器物，可惜这些器物大都觅无踪影。容器的形制有觶、尊、罍、盃、盒等，其中多为国之重器，用于祭祀，有记载的二十多件容器中只有“牧正父己”觶、“覃父癸”觶、“饔餮纹”尊三件为商器，其来源可能是参与周武伐纣时所得战利品，也可能是对外扩张时，从商王方国掠夺而得。其余的皆是蜀土铸造。兵器的形制主要有剑、戟、戈、矛、钺、铍、弩机。近百件的兵器基本是蜀土铸造。这些兵器大都型制巨大，纹饰丰富、精美，“可能是仪仗中的武器，而非实用之具。”（《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其余的均为实战兵器，特别是红瓦村出土兵器中的矛，窄身、薄刃、尖刺、少纹饰，是锐利的实战兵器。

蜀人的青铜铸造技术，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经熟练掌握了分铸法和浑铸法。在参加伐纣后，带回了一批青铜铸造工匠，两种文化的碰撞、圆融，产生了更加先进的工艺、技术。蜀人在青铜器铸造中创造了插铸、铜焊、热补等先进的工艺和技术，比中原等地区在周代晚期至春秋中期才使用此种工艺技术，早了几百年的时间。所铸青铜器日臻完美，形成了装饰兼实用的独特风格。在造型的设计和纹饰在具体器物上的构图，被专家以“颇巧”、“精巧”等赞语称许。对巨制兵器中的矛更是赞誉有加，认为是“四川发现的最大和最精美的。”

彭州市出土的这些精美的青铜器是“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典型代表”（《成都文物》2004年2期李明斌文）。不仅是研究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实物，更是研究四川先秦历史和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器物，只要翻开研究古蜀文化的文章、书籍，无不言及竹瓦青龙村青铜器窖藏。当然，

这些青铜器和先秦时期的其他文物，对彭州市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

彭州市迄今出土的先秦时期文物，毋庸置疑地证实了彭州在先秦时期已经是“蜀文化的核心地区”。象征彭州历史的“彭人击鼓”之属，也应该结束了在南大门迎宾的标志身份，去它该去的地方。

《秦汉三国篇》。本篇由秦、汉、三国的钱币、汉陶和汉画像砖组成。汉画像砖是本篇的重点。本篇所指汉画像砖为统称，包括文字、纪年砖在内，上限为东汉中期，下限为蜀汉时期。

秦灭蜀后，于现彭州市设置繁县，又多次徙秦人入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繁县本就富庶，这时更是蜀中“膏腴”之地（《华阳国志》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到蜀汉时更是“水旱从人，时不知饥谨”的“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吏家资多至千万，皆鲜衣怒马，以财货自达。”（《后汉书·第五伦传》）。此区区掾吏就如此富有、张扬，而我市出土的《车马出行》砖中所反映的享受八伍佰开道最高规格的公爵更是富不可言，威风极至了。物质的极大丰富，给东汉时“厚葬之风”的盛行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彭州市汉墓分布甚广，形成群落。从古至今出土的画像砖，估计应以万计，这绝非耸人听闻。原龙兴寺唐塔全部是用汉墓砖砌建的，试问，这座高三十余米，平均边长为五、六米的十七级密檐塔，需要多少匹？这里面有图画、文字的又该占多少？还有，见诸于考古、文物期刊和专集中的彭州汉画像砖又有多少？再有，流失而不知所终的又有多少？但

是，据说市博物馆仅存三四，而我市出土的画像砖却成为邻居的镇馆宝物，这真是一大遗憾。

彭州市出土的汉画像砖均为模制，其方法应该是先在与砖面大小一样的木板上，依画师所作画面雕刻成阴模，趁砖坯未干时印上，然后晾干、烧制，最后上彩、使用。可以想象，将这种彩绘的画像砖砌在墓室里，会是非常的壮美。画像砖画面的技法，依据画面反映的内容而施用线条、浅浮雕或两者兼用，使所要表现的内容能形象而生动地展示。专家评价说：“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造诣。”

彭州市出土的汉画像砖题材广泛，种类齐全，制作比较精良。有的质地细腻，火候很高，旧时的古董商甚至可以用来雕琢成砚，冒充汉砚牟利。画面的构思比较复杂，能够完整地反映一个故事。如《赶集》，画面有五人，河岸路上左边三人负重躬行，右边一人挑空担、提重物与之相向而行。河里渔人，荡桨轻舟，船头鱼篓已空。艺术家用两种不同的行为动作，两种不同的方向和两种不同的交通方式，用艺术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汉代赶集的故事。画面上用线条表现远处起伏的山丘，再缀以鹿、飞鸟，近处河中点以游鱼、水禽，一幅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极富生活气息的历史画卷就形象而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赶集》画面更为恢宏，仅反应一个市场的南北两市，人物就二十余人，商铺、摊点就十余处，神态各异，形象鲜明，他们在进行着不同的交易，或观看、或讨价、或交割、或来、或往，一派兴旺繁忙的商贸景象，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商业的发达繁荣。

画面简练，主题突出。如《龙车·星座》，画中四龙为御，寥寥数笔就把那种昂首怒奔的形象表现出来了，特别是

车的雷轮，用线条一笔而成，非常生动、遒劲。充分体现了“以电为鞭，以雷为轮”的仙车形象。右下方点数星，观者一看就会意到，这是仙人驾车在虚空飞行。《仙人六博》，几乎全用线条来表现画面。着笔不多却生动、鲜明地表现出人物的神态、心情。左边这位仙人显然是个输家，怒目而视，激动地挥舞双臂，催促对方出子，对方却非常冷静、沉着，躬身注视博盘，右手小心地落子。如此简练的构图，就把两个赌徒不同的心态、神情生动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可见画师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表现技能。

汉砖画像是采用写实的手法制作的，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是我们研究东汉晚期生活最生动、最可靠的资料”（《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的确，汉代画像砖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是研究四川地区汉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领域的珍贵实物资料。

《南北朝隋唐篇》。本篇所反映的历史正处于我国南北大融合和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真正发展和趋向鼎盛的时期，所以本篇重于佛教造像。

一般来说，四川的佛教是在东汉明帝时，由北而南逐渐传入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物出土动摇了这个认识。在中原东汉晚期到东晋初期，佛教传入的历史阶段，在长江流域发现了140余处与其同期的佛教图象和梵文，仅四川就有几十处，如乐山麻浩、柿子湾东汉崖墓的石刻佛像；绵阳东汉崖墓出土的摇钱树上所铸的十几尊佛像；彭州的紧邻什邡汉墓出土的《佛塔·菩提树》画像砖。有塔有佛像，说明佛教这种信仰已经在四川确立了，证明了四川的佛教在由北而南进入四川之前，就由西汉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蜀

身毒道”在东汉末期传入了。

有宗教信仰，就有偶像崇拜，佛教本身就被称之为“像教”，佛经中就有专讲造像功德的经书《佛说作佛形象经》、《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等佛籍。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真正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建寺造像的隆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南朝梁武帝肖衍，他有“皇帝菩萨”之称。肖衍“迷信佛教达到疯狂已极的地步。他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手段提倡佛教，竭力抬高佛教的地位，强化信仰佛教的社会效果。”（方天立《三次舍身寺院的梁武帝》）。在梁都建康（今南京）就建佛寺五百余所（彭州龙兴寺的前身繁县“大空寺”就是在梁武帝时兴建的），还造了大量金、银、铜、石的佛像。

中国终究是包容万物，圆融万象的泱泱大国，对传入的带有隆重希腊神像化的“健陀罗”色彩的佛并不认同，因“形制古异”而“时众不甚恭重”。于是，对他们进行了改造，艺术家们用中国现实主义的传统，吸收外来艺术精神，结合时代的审美需求，创作了神形兼备的佛像，“致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宛珠林》）。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所表现的时代特点，是注重写实，崇尚“象人之美”、“秀骨清像”的风格。佛像面容方正圆润，头顶螺髻，身着通肩圆领或双直领的褒衣博带大衫，内着僧祇支，神态温静，风韵飘逸。菩萨头戴缯饰宝冠，缯垂双肩，内着僧祇支，束腰大裙，身披帔帛，缨络和绸带组成络腋，交叉于腹际的圆形饰件，颈饰项圈，腕戴手镯，神情慈善，温然欲语。

隋唐时期，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雕塑艺术最辉

煌的时期。隋文帝杨坚，自幼为尼姑所养，十一岁才离开，自是感情深厚。武则天因和尚造经而称帝，更是铭感五内。他们大力提倡佛教，建寺造像风靡全国。这一时期，宗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佛教造像更接近人体实相。隋时，佛像鼻梁降低，耳垂加大，面庞圆润，身体丰硕。特别是唐代周武起始，在技法上追求立体发展，在形象上以肥为美，追求国色天香花王牡丹似的雍容、富贵、华美、娇艳的形象和气质。佛像变得丰颊肥身，穿着华贵。菩萨更是容颜圆润，体态饱满，丰乳高峙，细腰斜欹，肥臀突厥，绿云高髻，华衣贴身，袂带飘逸，雍容自若，楚楚动人，即使坦露较少，在雕像上也能生动鲜明地表现出冰肌玉肤的细腻、滑润的质感。俨然唐代时尚仕女的肖像，所以，唐时名僧道宣也谓之“菩萨如宫娃”。其实那时的佛教画像和雕像就是以美女为模特的，就连著名的奉先寺本尊卢舍那佛，也是以武则天为原型塑造的。而天王、力士则体现出肌肉努凸，怒目圆张，神态威严，纠纠雄武的形象。

彭州龙兴寺唐塔中出土的佛教造像和东南村青铜器窖藏中出土的佛、菩萨、力士造像，以及三昧水千佛崖造像的唐代作品，都表现出了这一时期各时代的艺术特点，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其中不乏国家一级文物，曾多次赴海外展出，名震西方。充分显示了彭州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塑技艺和创造力。

龙兴寺唐塔中出土的佛教造像，有两种形式。除独体大型圆雕造像外，就是唐以后再没发现的碑龕式造像。这种造像，型制较小，在一块石料上有的正面造像，背面题记；有的背面上部也造像，而下部题记；有的又还在一个侧面或两